

科尔沁秋韵 (散文)

林殿波



草捆

鸟群

凉风从西北方向来,掠过科尔沁草原的最北方,割草机刚刚给草原理了个“板寸”的发型,告别蓬松和凌乱,陶醉在清爽中。搂草机拢过的草,散发着草的香气,风中四溢,一团团,一缕缕……捆草机来了,很贪吃,饕餮盛宴,还不忘打包带走,草捆被捆绑得结实,留下深深的沟痕,草的茎叶里,生命的本色被封存。

漫山遍野的草捆,排成秋日光影里最规整的诗行:方的小捆似蹲,似卧,九十度的棱角切割光影,像屈膝而蹲的耆老,又像展臂欲跃的稚子。圆的大捆,如同江上漂浮的乌篷船,背负着暮色斜阳。

牧人走过来,从草捆中拽出一把草,咀嚼着草尖,心里盘算:“再晒两三天,就能拉回家了。”

草捆,是羊群过冬的食粮,繁衍生息的乳娘。

此刻草捆们静待着,风过时,草叶从捆缝里发出细碎声响,像在应和牧人的心思。夕阳把草捆的影子叠在一处,方的影、圆的影、土坡的影,连同远处金界壕的旧土埂,都被衬得有了烟火气。这是草原为秋天结下的果,这是草原为冬天攒下的热。

额尔古纳的秋,是被鸟群装满的。湖水将秋色渲染成蓝调,岸边的草叶黄里掺着红。鸿雁家族最先来,一家子排着“人”字降落在湖面上,再飞起来排成“人”字,翅膀拍打的声音混着“嘎嘎”的叫声。

牧人坐在湖边的石头上,手里摩挲着磨旧的皮绳,望着纷纷而至的雁阵出了神。雁来了,待不久,只是歇歇脚。此刻季风捎来的气息与去年重叠,雁影依旧在复牧场的天际线起落。

野鸭扎进水里又冒出来,嘴里叼着闪着光的小鱼;鸬鹚展开黑亮的翅膀,贴着水面往湖心飞,拍打着水面溅起一串浪花;鸬鹚则把细脚伸在水里滑,胸前拖拽着两条银线一样的波纹,像是在把湖面上的浪花揉碎,统统装进身后的口袋里。各种鸟都以家庭为单位练飞,小雁扇着没长齐的翅膀,飞低了,母雁便回头叫一声,声音温软却坚定,再把小雁往高处引。雁群在这里蓄积能量,等着第一场雪落,那时雁阵会整整齐齐,飞向南方。而牧人也该收拾毡房,鸿雁走了,就是夏牧场该结束的时候。

羊群

额尔古纳的羊群,是秋养肥的肉团。绒

毛厚得发亮,走起路来,粗壮的腰肢扭动,脸盆大小的尾巴摇晃,屁股一扭一扭的,每一步都透着敦实。它们刚经历过一场爱情,肚子里,像夏牧场一样,正孕育着一场生命的滋养。

天际线上,不知道是云朵长出四蹄来到草地上吃草,还是羊群有了翅膀飞到蓝天上玩耍。

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水汽,拂过羊的绒毛,把橙黄的草屑吹进它们的耳缝里。有的羊抬头望天空的雁,像是在说:“急啥?你们追南方的暖,俺们守肚子的春。”有的则蹭蹭同伴的身子,暖乎乎的毛贴在一起,连影子都显得柔软。

牧人甩着鞭梢,鞭声很轻,抽不到羊的身上。没谁说等,可都在等,每只羊都把蹄子踩得很稳,等第一场雪落,等牧人回家的吆喝。等明年那个春,熬过漫长的冬日,母羊腹中蜷缩的春胎,降生为奔跑的肉团。

草原黄鼠

科尔沁草原的秋深了,草叶枯成赭红,风里裹着霜的凉,草原黄鼠一家却把草根下的日子,过得比秋阳还热辣。

小黄鼠咬着草籽往洞里钻,腮帮子鼓着,塞了两颗圆滚滚的野果,跑起来一颠一颠,口水从嘴角漏出来。大黄鼠守在洞口,直立着身子,耳朵竖得尖尖的,眼睛盯着天上,只要有云影快速掠过,或是风里传来一点异样的声响,立刻发出“吱吱”的报警声。它们怕草原鹰的影子,那翅膀掠过草尖时,连风都会变沉,连草叶都不敢出声。

洞里储藏室已经堆满了“储备粮”:金黄的茅草籽、褐红的羊草籽,还有几颗带紫的野果,是最小的那只小黄鼠,从草捆旁扒来的,此刻正安放在粮堆最上面。等小黄鼠把嘴里的草籽吐在粮堆上,大黄鼠便用爪子轻轻归拢,偶尔用鼻子嗅嗅孩子的腮帮子,像是在夸它“今天跑得真快”。风从额尔古纳那边吹过来,裹着细碎的鸟叫声,草原黄鼠家族没心思听,得赶在草捆被拉走、霜雪落下前,把洞填得更满,在冬夜里,慢慢品尝秋天的硕果。



京居之梦

刘贵重

“首付要144万,中介费3万,共需147万。爸爸,这钱……”小李在微信视频中面露难色。老李握紧右拳对着视频中的小李说:“你是户主,你只管买,攒钱的事由爸爸负责。”

摞下电话,老李和老伴开始清点自家存款。微信钱包里有2万元,G银行卡里有7万元,在Y银行存有5万元,N银行存着5万元,老李拿笔在演算本上飞速地计算着。老伴挥挥手向他展示说:“我的卡里还有22万元,微信只有1000块钱。”老李算出一个数字——41,还差着106万元呢!

突然电话响起,原来老李母亲肚子疼,得马上送医院。

经过检查,县医院医生怀疑老太太是胆结石引起的胰腺炎,建议转往市医院进行手术。

老李不敢耽误,开车拉着母亲赶往市医院。

居住在市里的妹妹早已等候在市医院门诊楼口。急诊科医生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把老太太安排进住院部10楼的肝胆胰腺外科。

外甥大学毕业入伍当兵,刚刚复员,正好和妹妹轮流照顾病人。外甥知道老李的窘迫,国家给退的学费加上复员费,加起来借给老李10万元钱。老李看着从小在自己身边腻腻歪歪长大的外甥,他转过脸哭了。妹妹知道情况后表示,自己愿意拿出40万元帮助大侄子在京买房,这是家族的光荣。

夜里躺在走廊花10元租来的折叠式硬板床上,老李辗转反侧,10万加上40万,距离106万元还差56万元了!

大风呼啸,枯枝败叶打着旋直扑老李,老李赶紧站起身躲避。寒意袭来,老李哆哆嗦嗦地勒紧衣服,衣服涨破了,从里面掉落一沓沓红色的人民币,老李两眼放光,伸手去抓,却抓了个寂寞。他浑身一激灵,从硬板床爬起抹抹额头的汗——原来是场梦!

既然梦中的人民币是从自己衣服里掉下来的,老李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的指引,他和老伴住住房公积金可以借出40万元。

两口子赶紧来到县政务服务大厅向住房公积金的工作人员咨询,人家告诉他们,如果自己和孩子在市购房,申请这40万元没问题,但在一线购房就不享受此项政策了。

老李像霜打的茄子回到家,晚饭也不吃,他的脑袋不间断地飘着一个字——钱!靠着沙发,他把朋友、同事和同学一遍一遍地过滤筛选,他们的一颦一笑,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的经济条件,他要精准筛选出借钱对象。他想要头都大了,平时关系都挺好,但关系铁到张嘴借钱的程度,他发现自己的朋友并不多。

他双手颤抖着拨通了开超市老同学的电话,那等待的铃声如同—

柄锤头敲击着他的自尊。

终于接通了,他的汗不知不觉地渗出来。“喂,怎么了?”老同学听着老李粗重的喘息声询问。老李稳定稳定情绪,结结巴巴说明了借钱的意思。电话那头沉默了,老李觉得无望了,老同学慢悠悠地说:“你知道我开超市流水不少,但咱是过路财神,一天辛辛苦苦也赚不下几个钱。我能借你5万元,但是月息一分五厘,你考虑考虑吧!”老李愣住了,一时无言以对。

老李没理由埋怨老同学。老同学除了养活一大家子,还养活好几个员工,老同学比他更不易。

老李又想到了开水泥杆厂的老同学许明亮。工厂此时机器轰鸣,沙子、石料、水泥和钢筋堆满了院子,穿过生产区来到西北月亮门里面的一间办公室。许明亮示意老李沙发落座,老李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青一阵,沸腾的血液直灌头顶,他像个傻子呆立不动。许明亮推推他:“哎,啥事?”看着许明亮黝黑的脸庞,老李咽了一口唾沫,喉结滚动了几下,几乎用尽半生的气力说:“能……能借我点钱吗?”许明亮大手一挥说:“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病了!”许明亮走进里屋,很快拿出五沓人民币说:“老弟,这有5万元,数数吧!”老李接钱的手抖动不已,他说:“哥哥,我给你写张借据。”许明亮大手一挥说:“写什么借据,你开玩笑呢?”还未走出许明亮的工厂,老李的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还差51万元了!后几天,放下身段的的老李或者打电话借钱或者亲自见面借钱,人家都说没有。

老李暴瘦十斤,腰带卡子扎进了最里面的扣眼。他满嘴的白沫,头发一把把地掉。

“爸爸,我妈你俩去年购买了我奶奶的五楼,这是能申请住房公积金的,我妈快退休了,她可以提前支取自己的30万元公积金!”儿子在微信中提醒老李。老两口马不停蹄来到政务服务大厅咨询,人家告诉他们果然可以。五楼房产证写有老李和老伴两个人的名字,二者为共有关系,因此老伴先支取了30万元公积金,随后老李贷款30万元,分8年还清,每月等额偿还3334元。工作人员热情地给老李算了算,老李一个月仅仅支付900多元的利息就能渡过难关。望着工作人员给出的数字,老李的腰拔溜直,唾沫从舌根处立刻奔涌而出,上牙龈再也不干了。

60万元迅速到位,卡内还富余9万元。进家住进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楼房,老李换身衣服马上拖擦蹭洗,细密的汗珠顺着眉毛甩到地面,他像满血的怪兽不知疲倦,房间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老李一切的辛劳缘于这儿离天安门才90里。

老李来到窗前凝望外面,繁华的街道车水马龙,魔幻的环球影城霓虹闪烁……



荷塘倩影

杜金刚摄

无名园丁

王力强

上,我坐在妈妈的腿上,脸儿对着脸儿,妈妈问我青蛙有几条腿,我回答说有两条腿,妈妈就笑了。我没见过青蛙,怎么会知道它有几条腿?后来才知道,妈妈是打算送我去上学。老师的子女上学可以免交学费,这对于经济拮据的家庭来说,总比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划算。妈妈特意给我做了一条有背带的蓝格裤子,这和第一天上学一样令我刻骨铭心。妈妈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哄着我,背着我,可我依然一连哭带蹬,因为我不想被送到“抗大小学”,我认为那里是个“监狱”,从此我会永远被戴上枷锁,不能再凭自己的意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成为学生之后,我担心自己会和老师的孩子争夺母爱……可我还是硬被妈妈“绑架”到了学校。

说是学校,只不过是我家对面的胡同里有那么两间土坯房,邻近的孩子都被送到这个被冠之为“抗大小学”的房子里读小学一年级。我依稀记得,刚被强行“押解”到这座房子前,我眼前一片灰蒙蒙,用大块土坯垒起来的房子,支撑房盖儿的那几面墙感觉都不是垂直的,好象从房子上到地,甚至整个世界都是用土做成的。低矮的屋顶,角落处立着像水缸一样的大烟囱……在这里,我遇到了我学习旅程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大家都叫她“张老师”。她梳着齐耳短发,眼睛不大,身穿一件半旧的灰色衣服,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样子(当时孩子眼中的老师

似乎都是她那个样子,后来算了一下,张老师那时也就刚过三十岁)。

张老师,也许在您的生命里,未曾奢望过学生会学有所成之时想起您,会把思想和影子融入他们的一生。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取得成绩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会在天际的蓝天飘过您的身影。不知您可曾有过心灵感应?也许您早已经不记得了,就在我刚入学不久,因为一个西藏的“藏”字,您坚定了我一生走文学创作道路的信念。全班四十多名学生,只有我一个人写对了这个字,对于小孩子来说,“藏”字的笔画太多了。为了鼓励我,您发给我四十多张16开的白纸,让我在每张纸上写一个大大的“藏”字,然后发给每一位同学,让大家临摹。张老师,也许您至今也不知道,我当时别提有多么自豪了,在全班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可是我的字却被当成了范本发给全班。就是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极大地鼓舞了我。我后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更加严谨认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会在心里告诫自己:“我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是张老师为我鼓起了远航的风帆,树立了我的心,激发了我百折不挠的顽强斗志。我第一批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生命从此变得绚烂而多彩。我由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变成了一个酷爱读书、懂事上进的好学生。我对照着字典,边查生字边写

翻阅旧时光 (外一首)

赵伟凤

小雨淅淅沥沥
敲打着窗棂
四周静得只有雨声
一点一滴
一句一句
仿若爸妈叮咛的话语

翻看老照片
翻出了幼时的憨态
翻出了少时的纯真
翻出了青春时的青涩
翻出了迈向人生的脚步
激情又坎坷

从呱呱坠地
到迟暮夕阳
在旧时光里
听见生命的指针
滴答滴答
忠诚的步履
是人生去留
闲庭信步
云卷云舒

翻阅旧时光
一帧一帧
也讲述着光阴之外的故事
相片里
你羞涩地站在我身边
灿烂的笑容已永恒心底

翻阅旧时光
一幕一幕
从黑白到彩屏
是关于我和这个世界的电影
主题曲的旋律盈满脑海
名字叫无悔的人生

小巷人家

落日,炊烟。
当饭菜的香味儿充满小巷,
妈妈的呼唤,
是我归家的号角。
漂泊多年,
我心海里思念的浪花,
打在小巷的石板路上,
潮湿了氤氲的夜晚,
带着亦苦亦甜的梦,
把小巷的灵魂寻觅。

那一户敞开的门,
是一颗颗纯朴的心,
满含温暖和善良,
似小巷冬季里飘舞的雪花,
晶莹剔透。
从小巷走出的我们,
如今依旧带着它的余温,
并将它传递到,
与我们相遇的每一个人。



诗语

岁月沉香